



兀兀穷年耕东海（上）

——寻访蚂蚁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 刘亚娟等 / 口述 翁盈昌 / 整理

“小小蚂蚁像苏联。”
岛如其名，蚂蚁，陆域面积只有2.64平方千米，在地图上几乎小到看不见的小岛。但她的名气却很大——曾是全国渔区的一面旗帜，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名扬全国；获周总理签发的国务院



奖状：全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蚂蚁岛曾有光荣的艰苦创业史——“东海蚂蚁岛，公社办顶早。斗志比神仙，力量大如天。”歌谣充分体现了蚂蚁岛老一辈兀兀穷年耕东海斗志，它代表了一种决心和毅力。由此创造了“艰苦创业、敢啃骨头、勇争一流”的蚂蚁岛精神。

现在又与时俱进，渔区呈现新气象。



勇闯“鬼门关”



刘亚娟

采访对象:刘亚娟

采访时间:2015年3月4日

采访地点:蚂蚁岛管委会会议室

2015年3月4日,沈家门街道妇女干部,赴蚂蚁岛过“三八”节,请蚂蚁岛妇女刘亚娟老人忆苦思甜。在说起当年“吕泗洋海难”所造成渔民伤亡和船只财产等损失之巨大和惨烈,亲历当年海难的刘亚娟悲痛不已,多次泣

不成声,使人心惊肉跳。

茫茫大海,凶涌波涛。1959年4月11日,江苏吕泗洋发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海难,在这骨节眼上,机器“插蜡烛”了,渔船任凭“兜底浪”摆布,随时就有船翻人亡的可能。

“亚娟,这个机器要是(晚上)两点钟开不出,阿拉就只能等死,阿拉8个人的性命全掌握在你的手里。”我换上红色新毛衣,与大伙一起等死。拿出阿娘给的小香糕吃,但是,既咬不动呀,又咽不下,上牙与下牙骨骨发抖,一遍又一遍反复回想老大刚在说的话,“吕泗洋,里死洋(吕、里在我们这里是同音),我们肯定死在这里了……”

那天,吕泗洋那浪头把船头掀起,船就直立起来,接着又栽下去,船就埋在浪里,原来有10对机帆船可以互相看到的,一下子全都散开了。我们船上一共8个人,船老大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命令我们把船上的东西包括米、锚、日用品全部沉海,任凭船随着风浪摇摆。

一个大浪劈来,把船里的大桅杆打断了,桅杆连着篷倒入海中,浸在海里,极其危险。

正在船头的李根香奋不顾身上前抢救,却被浪头托起,腾空翻落,跌



在驾驶台墩上。结果，一只脚骨撞断，另一只脚上劈开一道四五寸长的口子，鲜血直冒。我看着心都碎了，“嗖”的一下窜上去，用毛巾为她包扎，血还是往外流，用4条毛巾揪牢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哭了。

“亚娟，你不要管我，快过来，机舱间进水了。”坚强的李根香对我说。

更可怕的是，等我回到机舱间，机器也停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办呢？”我急得哭了起来。其他伙计瞪大眼珠，把心提到喉咙口，他们只知其中后果——机器不转，船成了无头苍蝇，只好漂浮在海上，任凭风吹浪打，要是船头偏离方向，后果不堪设想。

我听了心如刀绞。

人命关天，负责重大。我心情平静下来，仔细检查机器停转原因后，对老大说，机器没有毛病，可能是叶子（螺旋桨）被绳子缠住了。

老大虽然不相信我的话，但还是边说边用竹篙去捅绳子，试探缆绳是不是把叶子（螺旋桨）缠住了。

这时，眼头活落的“多人”（也就是二老大）陆永川，接过老大手中的竹篙，代替老大到船边来拉绳。不料，一个浪头打过来，一下子把他抛到海里去了！

“救命呀！救命……”陆永川紧紧扳牢保护叶轮的龙门档，在海里苦苦挣扎。

见到这一幕，大家全都目瞪口呆，一时束手无策。

说时迟，那时快。

老大操起身边缆绳，把绳子甩了下去，让海里的“多人”抓牢。伙计们排成一排，齐心协力拼命往上拉，总算把“多人”救了上来。

又一个浪头打来，船上还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伙计，也受伤起不来，他又累又慌，躺在那



妇女下海



再也不动了。

你想想看,3个人躺着,剩下5个人就坐着好像在等死。船老大苦笑说:“亚娟,我出海捕鱼36年,就要到头了,船都摧毁了,人还有命活吗?”

“我再开机器试试看,拼拼总比等死好。”危难时刻,我站起来扳开离合器,将柴油机与螺旋桨分离,用尽吃奶力气,狠心摇机器,“扑——扑——扑……”机器发动了,推上离合器,机器没转上几圈,又成了“哑巴”,机器重新“插蜡烛”。我再次重新发动机器后,胸有成竹地对老大说:这次你可相信了吧。

听到机器声,大家打起精神,从低谷中重新振作起来。

就这样折腾了半个小时,终于把缠在螺旋桨里的绳拉出来,船尾又拉起一条“白鏈”,阿拉俚船终于开动了,闯出“鬼门关”。

1959年吕泗洋灾难,阿拉亲身经历,所以记忆特别深。在困难面前,阿拉蚂蚁的妇女确实是好样的,真的就是不怕苦不怕死,和男人们一样勇敢、坚强。

大浪淘沙,灾难考验人。

青山独归远



李赛成

采访对象:李赛成

采访时间:2019年10月22日

采访地点:蚂蚁岛穿山岙李赛成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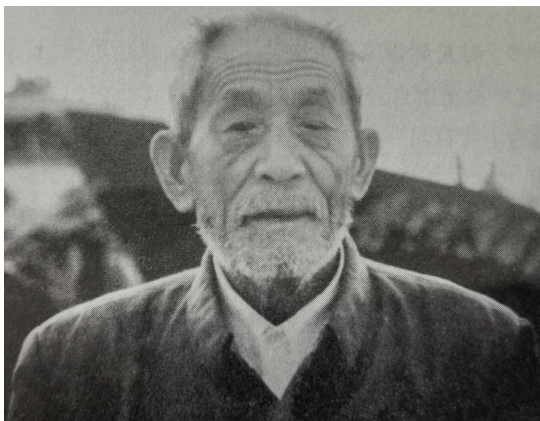
“一颗红心永向党,临终不忘报党恩。”坐落在东海的红色小岛——蚂蚁岛有这样一位村干部、老党员,他在生命弥留之际遗言:“替我把党费交了!”

我阿爹身体一向较好,1997年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休息,知道

自己时日不多了,就把我叫到身边,叮嘱我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要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他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大团结”,特意交代:务必把这100元党费交给党支部,这是我向党组织交纳的最后一笔党费。”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一位渔村老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我阿爹名叫李根纪,1919年出生,中共党员,是蚂蚁岛穿山岙贫苦渔民。1950年5月,舟山解放,他翻身当了主人。1952年主动参加近洋张网互助组,驾驶小船,在桃花港张网。自此,蚂蚁岛渔民翻开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新篇章。



李根纪

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实现机帆船捕鱼,我阿爹被提拔为机帆船老大。由于他勤恳好学,善于带领全船伙计团结奋斗,产量一直名列前茅,当年夏汛全公社渔业捕捞产量创历史,一汛等于上年全年产量,公共积累和公共财产超百万元。随着生产发展,收入增加,渔民经济、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到1960年,蚂蚁人民公社全面实现机帆化,我阿爹成了带头船老大,他任劳任怨带领全岛渔民北征嵎山,南下大陈,苦战东海渔场。由于他大公无私、秉公办事,被大家推选为蚂蚁人民公社党委委员,兼蚂蚁渔业社社长。

在当干部期间,我阿爹心里有一种信仰,叫做忠于人民忠于党;在他身上,有一种精神,叫做无私奉献勇于担当;在他身上,有一种力量,叫做默默无闻斗志昂扬;在他身上,有一种坚持,叫做无怨无悔爱洒海疆。

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岛,心中有爱,用他的无私、他的大爱、他的坚持,深深铭记在岛上每个百姓心里,他的事迹感染着岛上每一个人。

在我阿爹当船厂厂长期间,快点修船是外地渔民的迫切要求,所以外



来渔民千方百计通过开后门,让自己船早点修。

“公事公办,敲钟吃饭。”我阿爹淡淡说,你还是耐心排队等待吧。外来渔民吃了闭门羹。

“依空手白话,乍好与人打交道。”这“小意思,自做老酒,不值钱,请笑纳。”

“请拿回去,阿拉蚂蚁人不信这一套。”一位外地船老大,给阿爹递烟又递老酒,指望早点修船,然而碰了一鼻子灰,但不肯罢休。

第二天,他一手提一袋年糕胖,一手拿一包黄豆,乘阿爹不在家悄悄来我家对我说:“小姑娘,这些东西是你阿爹叫我捎来的,你们吃,你们吃。”边说边分发年糕胖。

阿拉阿弟见又胖又脆的年糕胖,口水差点流出来了。但是,阿拉有家风家规,不准白吃人家的东西。所以阿拉没敢接生人的东西。

中午时分,阿爹回家,我把客人送礼情况告诉他,阿爹严肃地对我说:“吃了人家东西嘴软,拿了人家东西手短,你们懂吗?”他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员绝不能假公济私。

一次次碰壁之后,外来修船的老大不再来阿爹地方开后门了。

一次,我脚跌伤了,肿得像馒头。走路一拐一拐的,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只能在家养伤。小妹妹给我“咬耳朵”:叫你阿爹安排一下,去织网厂做做,总比干农活强。

我满心喜欢对阿爹说:“阿爹,我脚跌伤这样了,依给我安排到织网厂去吧。”

“不行,干部子女好吃快活饭,今后苦活累活谁去干?”阿爹严肃地说,“干部子女好开后门,叫我今后怎样当干部?”

在贫下中家管理学校期间,蚂蚁学校需要代课老师。我第二次向阿爹求情,给我去当代课教师吧!阿爹斩钉截铁地说:“你再动歪脑筋,我就对你不客气……”

碰了两次壁,我知道在阿爹身上没有指望了,就老老实实听了阿爹的话,任何事靠自己奋斗。



红杏出墙来

采访对象:陈如法

采访时间:2019年10月22日

采访地点:蚂蚁管委会长沙塘陈如法家里



陈如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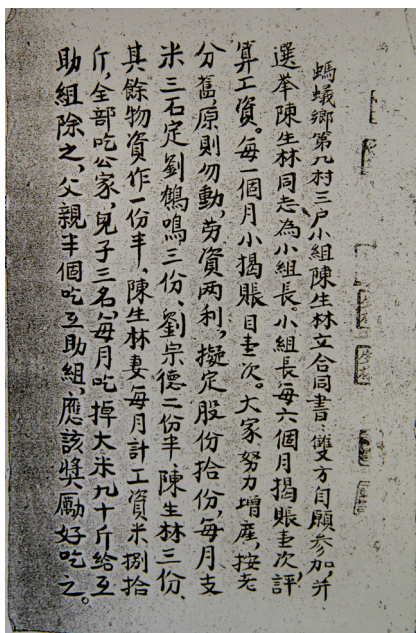
“这份《蚂蚁乡第九村渔民互助组合同书》是我阿爹留下的遗物,签订于1952年4月17日,是反映解放初普陀渔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走合作化道路的见证,为以后蚂蚁乡建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奠定基础,是全市第一份,意义深远,我觉得相当珍贵。”现年75岁的陈如法,是陈森林(生林)的儿子,他对笔者说,纵观这份合同书,内容具体、格式规范,证明人邹善珠时任乡“渔协会”主任,具有一定权威性。合同内容充分体现互助合作精神。

舟山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撤退时,从蚂蚁岛抓去62名青壮年壮丁到台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岛上哭声连天。我父亲也被国民党抓去,有幸在下半夜趁看管疏忽时,斩断缆绳成功逃脱。这个血泪账全岛百姓永远铭记。

那时蚂蚁岛因为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岛民饥寒交迫,生产资料奇缺,要发展生产形势十分严峻。1952年土改结束,通过渔改,重新划分与评定调整渔村阶级成分标准。

为了解决渔业生产中各自的劳动力、船只、渔具不足的困难,舟山地委派工作组接着发动阿拉蚂蚁乡群众发展生产,提倡互助合作,搞渔业互助组。

“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一户人家儿子成家立业后,要分家,现在叫阿拉不同姓的组织起来,我帮你,你帮他,难呀!”很多人都在彷徨,心



合同书 - 翁盈昌翻拍

存疑虑,因为摆在老百姓面前困难重重,恢复生产谈何容易,砉糠搓绳起头难哪!

“听党话,响应党的号召不会错。”我父亲第一个站出来,与要好渔民刘鹤鸣(岳明)、刘宗德说,“工作组同志说得对,独木难成林,一双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难折断。”如果把各家各户剩余的生产资料凑起来,把破船修一修,阿拉三户拼成一艘船,总比单打独拼来得强。

刘鹤鸣听了宣传动员后,心里亮堂堂,接茬说:“阿森哥说得对,三个臭皮匠能抵个诸葛亮,人多好办事,三人撑一只船总比一人撑一只船好,

万一碰到天灾人祸,大家有个照应。”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经过商量,率先成立了第一个渔业互助组。“依我看,阿拉取名为“第九村三户互助小组”好了。

于是,你请中间人,他请代写人,我在家磨墨,准备纸笔……经过七嘴八舌商议,一份专门的协议书问世。

《蚂蚁乡第九村渔民互助组合同书》具体内容是:“双方自愿参加,并选举陈生林同志为小组长。小组长每六个月结账一次,评算工资。每一个月小揭账目一次。大家努力增产,按老(劳)分旧(酬),原则勿动,劳资两利,拟定股份十份,每月支米三石……”从签订的内容看,这个渔业互助组,相当于现在的渔业股份合作制,旨在把大家组织起来,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

成立了舟山第一个渔业生产互助组,将1艘张网船、1只舢舨和10顶张网及水产品加工设施等供共同使用。

统一海上生产,统一做好渔需品配备和张捕鱼货销售、加工,并合理做好各张网船渔民的管理,使张网生产井井有条,蓬勃发展,产量快速提



高, 闻名舟山渔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我父亲互助组影响下, 全岛一共组织了 18 个临时互助组, 第 2 年 2 月并成 9 个常年互助组, 7 月又转为 4 个渔业生产合作社。

风吹陌上枝

采访对象: 林阿信

采访时间: 2016 年 8 月 29 日

采访地点: 林阿信住处

前往北京见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高兴呀, 激动呀! 阿拉小岛柯鱼人能上北京开会, 见到毛主席还合影, 这连做梦也没想到。”1954 年, 我出席了第一届华东地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55 年被评为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5 年 9 月 20 ~ 28 日, 光荣地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并在大会上作了《为祖国捕更多的鱼》的报告。后又参加了国庆节国宴和观礼, 见到毛主席还合影, 激动心情难以忘怀, 如今记忆犹新。

笔者三次赴林阿信住处采访, 当年 87 岁的林阿信拿出珍藏 61 年的 3 件“宝贝”, 一是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纪念章; 二是《向祖国汇报》一本书——是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材料, 里面有他的发言材料; 三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华东局青年积极分子集体照。

这三件“宝贝”足以证明林阿信参加过 1955 年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林阿信却惋惜地说: “可惜呀, 与毛主席合影



林阿信



1955 年林阿信

留念照片没有保留下来。”

我能参加介隆重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是因为阿拉蚂蚁岛渔民在旧社会里受尽反动派和渔业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日夜劳动，还是吃不饱，穿不

暖。1950 年舟山解放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渔民翻身得解放，组织起来，开展生产自救，生产积极性很高。在合作化运动中，我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的恩情，感谢新中国的温暖，决心坚决跟党走，赤胆忠心报党恩。处处关心集体，时时为群众利益着想，被党支部吸收为共产党员。

过去，蚂蚁岛捕鱼网具用麻绳织的，每次捕鱼回来都要用血烤过，烤网要用柴烧。当时全岛共有 80 多口烤道灶，一道烤要用柴 700 斤。然而岛上缺柴，要到大陆去买，柴的容积大，一艘帆船一次只能装运 2000 斤，需要 2 个劳力。

为了厉行节约，增加生产，改善渔民生活，领导就提出用烧煤来代替烧柴，这个试验由我和陆渭川负责。

阿拉先请泥水匠来改灶，但泥水匠从来没打造过能装 30 担水锅的大灶，做了 3 次都没成功。工资付出 40 多元、材料费用掉 100 多元，却毫无结果，引发社员不满，发牢骚说：“人民政府领导生产，青年团员破坏生产。”

老渔民也说：“200 多年一直是用柴烧，现在要是能改成用煤烧，天都要掉下来了。”

我听了群众的议论，并没后悔。心想，烧煤要比烧柴省钱是不争事实，只要能造出节能灶，群众顾虑就会不攻自破。

“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团支部书记，理应在困难面前冲锋在前。”我鼓起了勇气，用算细账的办法说服团员；同时和陆渭川一起帮助泥水匠仔细



研究前几次失败的原因,发现灶底大小口径没对直……经过一次又一次改进,煤灶终于试验成功。结果,烧烤成本由8元降低到4.5元,很快在全岛推广。

全岛一年就节省燃料费10000多元,并大大节省了劳力、船只和时间。

柯鱼人受到实实在在好处,对我刮目相看,当年推选为乡劳动模范。

“阿信去北京开会”的消息,像开了锅似的,在蚂蚁岛传开了。1955年9月初,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李阿旺高兴地通知我去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还要带发言材料。李书记说,这是你的荣誉,也是阿拉蚂蚁岛乃至全县青年的光荣。

我接到去北京开会通知,内心充满自豪与激动,这事阿拉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确如此,去北京开会,对海岛普通渔民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耀。

春风绿江南

采访对象:盛成芬

采访时间:2019年5月11日

采访地点:蚂蚁岛樟树林

2019年5月11日,一批市区作协会员去蚂蚁岛采风。

在岛上林业科技人员盛成芬的带领下,来到了蚂蚁岛上的樟树林。只见山坡上层层叠叠的樟树身姿挺拔,树冠遮天蔽日,仿佛置身大森林之中。

我在岛上种树护林已有30年了,而我爸有50余年……舟山解放以前,阿拉蚂蚁岛的山都是“癞头山”,为了绿化造林,1964年阿爹受命担任岛上林业队长。面对“岗头老枪”,阿爹心冷了半截,然而,想到组织的信任,就暗暗下定决心。



盛成芬



盛再堂

在阿爹带领下,林业队员搬乱石,整平地,翌年春天播下了松树种子。不料,长出的苗子“头月青,次月黄,三月过后见阎王”,4万株树苗死去一大半。

阿爹急得睡不着觉。在山坡上,他分析苗死原因,一蹲就是一天,终于发

发现,雾重,风大,土层薄,是树苗成活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于是就寻找对策。阿爹根据“生泥拌熟泥,赛过吃高丽(参)”的植树原理,发动大家挑熟土拌生土种植树苗,在岛上成功地植下了400万株黑松,昔日光秃秃的蚂蚁岛开始出现了绿枝。

1973年,阿爹在县、区林业科技人员的协助下,在岛上试种杉树、毛竹和油桐。

毛竹笋出土的季节里,阿爹干脆把被子背到山上,与毛竹作了两个月的伴……阿爹一门心思扑在绿化上,育苗、栽树、背树、补树,成了老人一辈子的

工作。阿爹也曾先后获得过三次国家级的先进表彰——1958年,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1984年他被表彰为全国绿化劳动模范,随后又荣获全国绿化先进称号。前些年他过世前说,“一个人就算钱再多,后人不一定会记得他。但是有一天我走了,这些树会记得我。”

在阿爹的言传身教下,全岛群众绿化意识已深入人心。如今每一幢渔家小楼的庭院里或多或少都种有花草草;村道两边是绿枝摇曳的桂花树;在新修建的渔民休闲文化广场里,用旧船拆解下来的木料做成栏杆,连路灯也充满着浓浓鱼腥味的船用红绿灯……生态建设既有渔家风情,又有现代味道。

凭着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硬是在连老鼠爬过都看得到的山头上,长满了各种树木。现在全岛森林覆盖率达63%,有杉、松、柏、樟树等30余种,是全省“生态建设示范乡”。



“你能猜出这张照片的一大帮子人去干什么吗？”我指着宣传橱窗里的照片问。只见手持竹竿，密密麻麻的，像去赶集似的。

“告诉你，这是去祭奠。”我说，“这是清明节那天拍摄的照片。这天一大早，蚂蚁岛的人就乘船过海去对面的小蚂蚁岛祭扫亲人。”你们看，整个蚂蚁岛是没有一穴坟墓的。

蚂蚁岛有一“阴”一“阳”两个岛，大蚂蚁岛和小蚂蚁岛隔海相望，活人和死人分岛而“居”，这种丧葬制度，在全国属独一无二。早在1958年，蚂蚁岛人就实行殡葬改革，把世代安葬在大蚂蚁岛上的一座座坟墓迁移到隔岛千米、无人居住的小蚂蚁岛。

迁移坟墓是群众最忌讳的事。在渔民眼里，祖坟是一个家族的命脉，迁移祖坟会影响家族的运气，很多村民对迁坟一事有抵触情绪。在拦路虎面前，阿爹和村干部、党员一起以实际行动做通群众思想工作。从此，生者安居大蚂蚁岛，死者安息小蚂蚁岛。

后来，岛上的人去世后，一只船儿，摆渡前往小蚂蚁岛，船儿离岸又靠岸，即完成了生死过渡。再后来又实行火化。

在移风易俗中，蚂蚁人敢于先吃螃蟹，善于向旧习惯挑战，为生态岛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如今蚂蚁岛的人，在大蚂蚁岛固守终生，在小蚂蚁岛归于黄土，人生始于大蚂蚁岛，终于小蚂蚁岛，生者与死者隔海相望，各占一隅，不相搅扰。